

火焰从发射塔两侧喷出,把整个塔台笼罩在一个火球里,大地瞬间如同白昼,一串火焰从火球中窜出,由慢及快升向夜空。人群中发出的“噢,噢,噢”惊呼声响彻整个海湾,几秒后那与众不同、划破天际、震人心魄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颤动着大地,惊叹声与轰鸣声回荡在海湾上空,烈焰升腾几十秒后消失在云层里。

这是3月12日凌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外观看长征七号火箭发射的实景,整个过程只是一瞬间,当大地渐渐安静下来时,人们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为了这个瞬间,偶遇、期待、兴奋、遗憾,百感交集。

在环游海南旅途中偶闻:3月12日在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将要发射长征七号火箭,我们即刻改变行程,在交通管制前两天赶到了航天城。

在航天城游客接待中心,我们看到了许多从各地闻讯赶来的游客,有老的,有小的,也有和我们一样带着孩子的,大家都在打听相关资讯,我们也不例外。经工作人员指点和互联网上搜索发现,文昌市龙楼镇的部分小区楼上,以及淇水湾的海滩上都是观看发射的好去处。我们便在淇水湾附近找到了一家能看到火箭发射塔的民宿安顿下来。

11日中午,已有闻讯赶来的游客在淇水湾堤岸上安营,有的搭着帐篷,有的摆放桌椅,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在礁石上架设摄影器材,争相为观看晚上的火箭发射选择有利地形。

入夜的海滩,凉风习习,涛声阵阵,周围小区的

居民陆续来到这里,但更多的是来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一队队负责安保的警察在人群中巡视,整个沙滩熙熙攘攘,搭建的帐篷布满堤岸,有的人在帐篷外休息,有的在帐篷外铺上垫子,熟悉的和不熟悉

只为那瞬间

李文

的都围坐在一起,静等那一刻的到来。

晚上八时,远处发射塔上部的塔架开始打开,长征火箭渐渐展现出待发的英姿,灯火通明,仿佛像座灯塔,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那些在较高礁石上的摄影爱好者,他们有的穿着冲锋衣,有的顶着雨披,更有的裹着棉衣,在断断续续摄影角度。

闲聊中,有几位从海口来的发烧友说,只要文昌有卫星发射,他们都会赶过来,只是为了感受那震撼的瞬间。我身边几位小伙子,请了几天假专程从杭州赶到文昌,来现场体验火箭发射那辉煌的瞬间。

随着预告时间的临近,大家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远处的发射塔,丝毫不敢偏离视线。有的手握着手机调试距离,有的拿着望远镜观察动静,那些摄影师手扶被海风吹晃着的照相机,生怕一眨眼就错过对精彩瞬间的记录。我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地盯着远处,两条手臂被海边的蚊子和小黑虫叮咬了十几个包也没察觉。我那上幼儿园的孙子裹着毯子,双眼瞪得大大的,和大人



家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发射塔。

12日凌晨一时五十分,终于等到火箭升空那一刻。小孙子既惊讶又兴奋地“哇、哇”叫起来,随后说了句“火箭真像流星啊”,还意犹未尽地自言自语:“真不过瘾,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火箭总设计师,想看就发一响,如同放烟花一样,哈哈。”这小子豪气得很。

祖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生产、生活得到恢复,经济发展顺畅。火箭的成功发射,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为了这瞬间,多少人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了这瞬间,我们有再一次目睹火箭发射的期待和冲动。

那一年5月的红色之旅,来到了井冈山游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老馆长与我们一起座谈后说,别忘了去看看井冈山的杜鹃花。

每年4、5月份是井冈山的杜鹃花节,山上的云锦、鹿角、猴头等30个品种非常名贵,最珍稀的要数“井冈山杜鹃”,初开为粉红色,渐变为紫色。岭上十里沟壑因为有了盛开的杜鹃,也变成了花香扑鼻的靓丽长廊,游人如织。井冈山的花朵呈五角星形,与当年红军的帽徽相似,所以它有“红军花、胜利花”之誉。

当过兵的我对杜鹃情有独钟,是因为老部队37师一直保留着红军师的荣誉称号。离开井冈山时,我

井冈杜鹃红

王妙瑞

选了一株红杜鹃带回上海家里。

今年一开春,我又想起了井冈山的红杜鹃。当年带回家的那株,早就给女儿拿走了。因为女婿买了中环附近的小区房子,名字就叫杜鹃园,杜鹃花入室既是有缘也是标配,9年来生活也像杜鹃花一样红火。今年2月,女儿搬家了,新房面积比原来翻了一番,安装了中央空调、双开门冰箱进了厨房,家具个性化定制。才用了9年的进口空调、冰箱、彩电和橡木雕花家具等全都不用了。而一盆杜鹃花像宝贝似的带走,放在12楼的新房里。

我萌发在建党百年之前,再养一株属于我的红杜鹃之念。3月12日植树节那天恰好也是我的入伍纪念日。老兵再次踏上井冈山之旅途。

再到井冈山,它已经是中国第一个脱贫市了。今日的杜鹃象征新时代的小康花、幸福花。曾经体现井冈山奋斗精神的杜鹃花,成了井冈山乡村振兴再出发的美好标志。3月的井冈山天气比上海冷,毕竟这里海拔1700多米,但空气新鲜,属天然氧吧。离4月的花季还有一段时间,山上有零星早开的杜鹃,大都含苞待放,点缀着满山翠绿的井冈山。

井冈山历来有红、绿井冈之称。绿是指植被高达85%的巍巍群山。红当然是指丰富的红色资源。我在革命的重温信仰的力量,感恩党的培养教育。入党51年了。在职时最后一站岗位在百联集团党校任职,培训了几百名入党积极分子。今年七一前中央要颁发“在党50年”纪念章。阿拉也有!大山似乎听见了我的呼喊,吹来一阵春风,顿觉自己也像井冈山上一朵绽放的红杜鹃。

黄洋界、红军医院、茨



智慧快餐 好习惯:提前五分钟,心宽十分钟。

坪八角楼、会师纪念馆、次坪革命旧址群、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等,无不是震撼人心的红色经典教材。毛委员挑粮上山的井冈山小道,让我联想到革命成功之路的艰难曲折。朱德的扁担,使我联想到一个逐步壮大的党勇挑民族复兴的重担、砥砺奋进,解放了全中国是多么伟大。每个红色旧址就是一个“思政课教室”。走进茨坪20平方米的简陋修械所,可

以把人生的三观“修整”一新。一只铁墩和榔头,墙上挂着几把大刀,墙角放着几根长矛,真实场景演绎苦难辉煌,中国革命就是靠这些,掀开了翻天覆地的历史一页。当年彭真在参观中感慨地说:“新中国就是在这个铁墩上打出来的!”革命的星星之火从井冈山燎原到全国,武装斗争推动着我们党从上海石库门走到北京天安门。

我又从井冈山带回了一株红杜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咖啡和面包都是西餐和西点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在家里喝咖啡有三种方式,一种

谓之清咖(国外称黑咖,不放糖不加牛奶,因此咖啡显得浓黑),第二种是咖啡加糖,第三种即咖啡加牛奶。在中国,人们较少用牛奶,往往代之以“咖啡伴侣”——一种植脂末,可使咖啡“层次丰富、浓郁饱满”。欧美人不用咖啡伴侣,而是用直径约30毫米的圆形铝箔盖和塑料盒包装的“奶精球”,拽住一角就能撕开的方便鲜奶。一种食物能够成为另一种食物的伴侣,说明两者之不可分离,从这一意义来理解,真正互为伴侣的只有面包涂黄油。欧洲人吃早餐必有面包,而且一定要涂黄油。

有人认为吃黄油不容易消化,这是一种假象和误解。黄油中的脂肪能促使产生肠胃激素,能抑制胃的运动机能,因而延长食物在胃里的停留时间,从而让人产生一种“饱感”。其实黄油的熔点只有34℃,低于人的体温,是容易消化的。

西方人十分重视早餐,一个人经过整整一夜的“斋戒”,肠胃确实需要被安慰一下了。早餐没有黄油,面包再新鲜,也味同嚼蜡。黄油不仅美味可口,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以及人体产生细胞十分需要的一些基本脂肪酸;不过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脂肪和胆固醇,其实人体的许多组织(如肝脏和肾上腺)都会自己产

面包黄油,一对伴侣

陈钰鹏

蛋白质结合成脂蛋白,则脂蛋白会随血液流动而被带走,胆固醇和蛋白质结合后,也就不易积聚而发生粥样斑块。而黄油中的某些脂肪酸能促使生成高密度脂蛋白,它不仅能使脂质通过血液输出血管,而且会带走沉积在动脉中的脂质。

健康人的胆固醇代谢由机体自动调节,体内的反馈机制可以平衡人体产生的胆固醇和通过饮食进入人体的胆固醇。通常认为,健康人只要受没有障碍,每天食用胆固醇保持在体重的千分之一以下就不会有害处。

欧洲人食用黄油历史悠久,古罗马作家和史学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到黄油。欧洲人食黄油的要求很高,非牛奶制成的黄油不食。中世纪时,英国农民曾为争取奶牛放牧权而发动过农民战争,因为人们不愿吃羊奶制成的黄油。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很多厨师和美食家都在用黄油煎、炒、炸……并推出了很多创意美味。

啰嗦至此,一直在围绕“黄油”二字转:“黄油”是外来词,但它既不是意译,也不是音译,“黄油”一词是中国人给起的,而且很容易跟一种润滑油相混淆——从石油中分馏出来的黄色膏状油脂,在机械加工中都称黄油。很多人曾经用过外语原文 butter 的音译“白脱”……然而还有不少

生胆固醇,血液中胆固醇只有10%~20%是直接来自食物中摄取的。血液中的脂质如果和

然而还有不少

然而还有不少

对古镇生活的向往,是我儿时不敢说出来的秘密。可以说,当时这条家乡最古老的老街满足了我少年时对古镇的所有想象。

清晨,我独自默默行走在清冷的街面上,这是古镇唯一一条狭长的巷子,错落有致的石板泛着暖暖的光,街上空无一人,抬头处便是被飞檐切割的蓝天,我有一种把小镇揽胸襟的豪迈。老街迄今为止应该有1000多年的历史。40多年前,我有一个大姨住在老街上,已记不清她家的位置,好像是现在的中街,门前有一个偌大的庭院。每年去大姨家是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穿上最新的衣服,父母拿着精心准备的土特产,因为她家是我们所有亲戚里面最让我们骄傲的。她家的大儿子在黑龙江插队,后来做了县长,小女儿是供销社的售货员,母亲说,人家城里的孩子就是有出息。近30年我再也没有去过大姨家,大姨过世了,我们也没有了联系,但母亲的话,却孕育了我最初的进步梦想。

吴师傅,是我当天碰到的第一个除清洁人员以外的老街工作者,30多年前,从江苏姜堰一路拾荒,终于在上海郊区老街停住了漂泊的脚步,人称“小皮匠”的他见证了古镇的兴衰,对老街的一切他如数家珍,他被镇里聘为“老娘舅”“平安大使”。他特意拉我到他的工作室,只见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牌、聘书,他说这里现在就是他的家乡。季大妈今年80多岁,和我母亲差不多年龄,住在老街的最东面,她说她有两个孩子,他们在南桥有好几套房子,但她更愿意在这古镇上生活,空气好,景致好,周末到老街聚的朋友很多。老妈妈仿佛成了古镇的精神守护者,可能和我一样,将儿时的梦做到老。

清早,河面宁静,微风轻佛,古镇上还有一对从市区来的中年偏年轻的夫妇,富有风韵的妇人在家门口的街面上梳理自己的长发,牛角梳子在她手中翻腾,像一只飞舞的金色蝴蝶。她,成了我那天相机里唯一的女主角。他们问自己喜欢这里的生活?也许就为这份清幽空旷?

古桥古树是古镇岁月的记录者。或许我们已经找不到特别有年代感的古树了。但是珍惜还是来得及的。如今,继芳桥、仁寿桥静静地守护着古镇的河道,其实继芳桥原本不在这里,金汇港开挖时把它整体掩埋了,15年前,我在文广局分管文物保护时,使这座明代的三孔石桥得以重出江湖。每每看到这座桥,我便在心里对母亲说:“也许我没有成为城里人,不是您说的那样有出息。但是,能够爱护、保护我们祖传的古镇,使它历久弥新,人气旺旺,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出息’吧。”

老镇拴桥柱的石联上居然还有李白的诗,真好!我希望它有穿越感,让我们看到有点年头的老物件,寻觅儿时的痕迹,寻觅向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致敬的理由。我希望它有窗口写着感言,挂满风铃的青年客栈,有丁香花和悠怨的姑娘。我更希望它有未来感,有外国青年开着异域风情的小店,像丽江一样吸引五湖四海的人。

古镇,城里人的乡愁,农村人的梦想。如今,我们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来到这座既陌生又熟悉的老街,静静地坐在石板凳上,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想,让时间随着河水流淌;我们也可以什么都想,让思绪在古镇的小巷里驰骋。



七夕会

鱼秧放好了就只管付钱,放鱼秧的也随之离开。放鱼秧一般投放在主人的宅河里,既保险,食物又充足,环境好。这里虽有菱草,还有家用的“水桥”,淘下的米水就是鱼的很好食料。“通潮沟”里放得少,因不保险,除非筑坝拦断。中间船能进出的口子,用网拦着,不让鱼逃脱了。但这样做太烦,大多人不愿这样去费心神,情愿在冬车里车沟捉“野鱼”,不用花钱,也能品尝到鱼腥味。当然,这比放过鱼秧的沟收获要逊色得多。冬天一到,就是收获的时节,鱼秧有了回报,被漏捉的鱼在河中有一年两年了,家乡人管它们叫“陈货”。

如今家乡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环境变美了,河道变清了,这“春来放鱼秧”还能重蹈覆辙吗?我想河沟边的鸭棚拆了,鱼秧仍可投放的,有了鱼,水质肯定会更加清澈,因为鱼也是清道夫。

